

說

文

發

疑

說文發疑序

張子乳伯余主講詁經精舍時所許爲高材生者也  
俄歌鹿鳴之詩以去未幾來見余於吳中春在堂則  
已以鹽鐵使之屬需次兩淮矣今年又來吳中相見  
余問宦游樂乎曰錄錄無所試月得薪水之資不足  
餬其口言次出巨編數表見示余歎曰古之君子仕  
而優則學今吾子之仕不可得而優者也然而學則  
優矣斯亦古今之異乎其書凡數種皆治說文者也  
惟說文發疑六卷已寫有定本讀其書信乎於許氏

之書韋編三絕矣其論指事之異於會意者會意則兩體皆字指事則兩體不皆字異於象形者象形之形有定指事之形無定論轉注謂每類立一首字而同類之字從之皆可謂要言不煩者也又論古韻之所以不能強合者皆方音爲之而方音之所以異則不外乎雙聲余謂明乎此理則古音固至今猶存蓋今日四方之音有與韻書不合而實與古音合者如徽人讀風如分吳人讀藥如岡細審之實皆雙聲今世有韻書故雖方音各異而不能入詩古人無韻書

則詩之韻各隨其方而殊矣後人乃欲於數千年後  
爲古人釐定一韻書何怪其勞而無功乎誠知其爲  
雙聲也則不必強古人以就今而古人之用韻亦自  
秩然不紊也他若因睽字目不相聽之義解爲兩目  
乖隔不通而悟周易睽卦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正  
取此義又以雅字與風雅義絕遠當作夏字因而推  
之得風與雅之所以別又因是而定豳風一篇七月  
爲風東山爲雅破斧以下爲頌烏乎小學之有益於  
經學如是夫余往時曾命精舍諸生釋新舊二字舊

字迄無定說余據說文肌讀若舊謂肌卽舊之本字然以經典無肌字未敢自信也今讀此書亦有是說則余說不孤矣又云扶卽伴字亦與余舊說合然許君云讀若伴侶之伴則知漢時固自有伴侶義許君於伴下止曰大貌此本義也於扶下出伴侶義此別義也蓋許書別義有卽見本字下者如祥福也一日善是也有見於他篆說解者如戲三軍之偏也一日兵也並無戲譎義而譎下曰戲也則戲譎之別義見矣匹四丈也並無妃匹義而妃下曰匹也則妃匹之

別義見矣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泝並無濟  
渡義而渡下曰濟也則濟渡之別義見矣約纏束也  
並無儉約義而儉下曰約也則儉約之別義見矣虛  
大丘也並無空虛義而膠下曰空虛也則空虛之別  
義見矣止下基也並無留止義而稽下曰留止也則  
留止之別義見矣白西方色也並無告白義而謁下  
曰白也則告白之別義見矣乾土出也並無乾燥義  
而晞嘆皆曰乾也則乾燥之別義見矣殿擊聲也並  
無今所用殿字義而堂下曰殿也則今所用殿之別

義見矣扇扉也並無今所用扇字義而蕙下曰扇也  
則今所用扇之別義見矣因伴侶義而縱言及之或  
有可少資啟發者乎余衰且病學問之事日益荒落  
因歸其書漫書數語不足副吾子所需也光緒九年  
九月曲園俞樾

說文發疑取目

第一

六書次第

指事

轉注

假借一

假借二

第二

說文讀若例一



說文讀若例二

說文或體不可廢

第三

小篆多古籀文

古文一字數用

同部重文異部重文中有古今文

說文與經典不同字

說文與經典相同之義見於他字解說中

說文解說不可過深求

說文解說中字通用假借

字音每象物聲

第四

說文逸字

第五

說文逸字識誤

唐人引說文舉例

第六

釋《

釋雅

釋離

釋舊

釋難

釋笑

釋鳥

釋乞

釋求

釋箸

說文解字之學莫盛於我

朝三百年來老師宿儒接踵輩出生其後者幾於  
無復埤埒矣走能薄事寡歲月多閒幡閱小學  
諸書輒有甄錄亦復何補譬諸簿弈殆曰猶賢  
乎已云尔歲在昭陽協洽高君叔樾節消少府  
仗助縱臆爰以說文發疑六卷先付剞劂古人  
云與其過而廢之也毋甯過而存之其高君之  
意歟惟走思高君寒素士也其小學之功之深  
又倍灑於走者也今一旦自韜其甚深之學而

以甚難之錢梨此無甚益之書世之君子毋乃  
有議其傷惠者歟抑走更有說焉孟子所謂傷  
惠卽孔子所謂好仁而蔽於愚也世誠有如高  
君之蔽於愚者人之好學者日益眾所謂買駿  
骨而駿馬自至是也非所謂其筭可及其愚不  
可及者歟走恐人之感其愚慕其愚者正不獨  
區區鄙人而已光緒十年歲在閏逢涪灘如月

安吉張行孚自識

說文發疑第一

安吉張行孚乳伯述

六書次第

六書次第鄭司農周官注以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爲敘班孟堅藝文志以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爲敘許叔重說文敘以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爲敘愚按假借不當次於諧聲之前會意不當次於處事之前轉注假借不當次於處事諧聲之前徐氏錯段氏玉裁論之詳矣班許之敘優於

司農久有定議無煩贅說惟指事象形二者班氏以形先事許君以事先形論者莫不先象形而後指事右孟堅而左叔重雖精擘六書如徐楚金段茂堂王萊友而徐氏則謂六書之義起於象形段氏則事形後先依違莫決王氏則且謂有物然後有事故宜以象形爲首愚按六書次第當以制字先後爲敘而許氏云惟初太極道立於一則制字莫先於一畫故王弼亦云造文者起於一也夫造文者起於一而段氏王氏皆謂一之形於六書爲指事則象形豈得次於

指事之前乎且夫物生而後有象而許氏於一字云  
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是一字之義寔居生物之先以  
理而言象形亦不得先於指事矣至許氏自敘所云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者蓋渾而言  
之指事亦可謂之象形段氏所謂有事則有形故指  
事皆得曰象形是也不然指事之字亦未嘗形聲相  
益豈得不謂之文乎若夫形聲會意二者本力敵勢  
均絕無先後乃王氏筠不察沿鄭夾漈舊說謂班志  
側象聲於象意之後勝於許君列形聲於會意之前



以肘從寸肉會意而紂耐等字從肘省聲爲證且謂苟不先有會意之字將何以爲聲愚按形聲之字有以會意之字爲聲者會意之字亦有以形聲之字爲意者今因形聲之字以會意之字爲聲遂謂會意當次於形聲之前則言字從口辛聲而信字以人言會意音字以言中會意放字從攴方聲而敖字以出放會意敷字以白放會意不又形聲當次於會意之前乎故愚嘗反覆孳究竊謂六書次第惟許氏以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爲敘斯真確不可易宜乎

衛氏恒江氏式恪遵其指也若夫玉篇以象形指事  
形聲轉注會意假借爲敘廣韻以象形會意諧聲指  
事假借轉注爲敘鄭樵六書略以象形指事會意諧  
聲轉注假借爲敘皆任意掇拾無當六書之指無庸  
噴爲論列

### 指事

六書之例惟指事一門說文言之最少故諸家說指  
事往往與會意相溷且有與象形相溷者愚按指事  
與會意其字雖皆兩體相成

按據一字爲指事則指  
事之字亦有一體者然

許氏以上下二字發明指事之例則指事固有兩體者卽會意之字亦有三字會合者然要兩體爲多故今皆從兩體爲說

然必兩體皆字而可會合兩字之意者爲會意如一大爲天一與大皆字其意謂天之爲物至大無二人言爲信人與言皆字其意謂人之出言宜乎有信卜中爲用卜與中皆字其意謂卜而旣中乃可行用又中爲史又與中皆字其意謂史官所書手持中道凡兩體相成莫非兩字是也字雖兩體而或兩體皆非字或一體爲字一體非字但可察見其意而未嘗有兩字會合之意者爲指事如一在一上爲

上一與一兩體皆非字許氏以爲指事口含一爲甘  
口爲字而一非字徐氏錯以爲指事日出一上爲旦  
日爲字而一非字江氏聲以爲指事到入於一爲干  
入爲字而一非字王氏筠以爲指事凡指事之字兩  
體相成必非兩字是也夫一在一上爲上口含一爲  
甘日出一上爲旦到入於一爲干其字亦似有意相  
成然其意止可察而見之不能比而合之此其所以  
異於會意也乃自兩體皆字兩體不皆字之例剖析  
不明人往往以察而可見之意爲比而相合之意如

曰訓重覆以一上有口見意口爲字而一非字口訓有所夾臧以レ上有一見意レ爲字而一非字土訓地生萬物以レ出二中見意二與一皆非字皆無意可會而段氏以爲會意矣又如立訓佷以大在一上見意大爲字而一非字亦無意可會而徐氏以爲會意矣原夫段氏之意固謂獨體爲指事而凡字之兩體者皆會意也然抑思一在一上爲上一在一下爲下許氏所謂指事者固莫非兩體之字乎且又思人言爲信止戈爲武許氏所謂會意者固莫非兩體皆

字之字乎段氏譏徐氏錯江氏聲以會意爲指事而  
自忘以指事爲會意殆遠見千里而近不見目睫已  
夫指事之不可爲會意猶會意之不可爲指事也乃  
徐氏江氏雖知甘字且字不可爲會意而其以會意  
爲指事則誠有如段氏所譏者如聿字訓手之聿巧  
從又從巾蓋作事者又手持巾取其聿巧故會合又  
巾二字意爲聿字号字訓痛聲從口從丂蓋嘖號者  
雖張口出聲而氣欲舒而窒礙故會合口丂二字意  
爲号字乃此二字徐氏皆以爲指事又如莫訓日

冥從日從𠂔蓋日莫則日西落而在𠂔中故會合日  
𠂔二字意爲莫字閏訓餘分之月從王從門蓋古禮  
閏月王居門中故會合王門二字意爲閏字而此二  
字江氏又皆以爲指事夫合兩字以成誼例固甚明  
徐江二君者豈忘夫人言爲信止戈爲武凡兩字會  
合而成者許氏固以爲會意乎若夫王氏筠說文釋  
例謂指事之字形非合他字而成或合他字而成而  
其中仍有不成字者此其於指事會意之例固剖析  
甚青矣然指事與象形亦有定例蓋其形本可變易

而以字定其形者謂之指事如一二二二之形本可  
橫可豎一二之形且可正可裏而造文者定爲一二  
二二之形始一成而不變此指事也其形本一定難  
易而以字依其形者謂之象形如日月鳥獸之形本  
生成難改造文者苟任意變亂則岐異而不似此象  
形也乃許氏於八字云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蓋謂  
一物分而並列此定形也苟八字一橫一到則不似  
一物分而相背之形矣按此謂物之長而分孽者故其字長而王氏以  
爲指事許氏於𠄎字云叢生草也象形蓋謂𠄎象叢



生艸此定形也苟半字一橫一到則不似叢生草之  
形矣而王氏亦以爲指事許氏於口字云相糾纏也  
象形蓋謂弓象繩索瓜籐等互相糾纏此定形也苟  
口字一散一直則不似籐索相糾纏之形矣而王氏  
又以爲指事按此三字之形皆當據篆文觀方知餘如毛殳毋齊等字  
許氏云象形者王氏每以爲指事豈此等字如一二  
二二之可變易乎必不然矣按王氏指事之說誤者甚多此特舉數字見例  
且王氏於刃字云此以會意定指事字不知指事之  
字本有察而可見之意初非以會意定指事也王氏

乃云以會意定指事不亦疏乎愚嘗反覆推究竊謂指事之異於會意者會意兩體皆字指事兩體不皆字也指事之異於象形者象形之形有定指事之形無定也學者援此例以求之則指事之字庶不至溷於象形會意乎

轉注

六書義例惟轉注一門最多歧說自唐以來言轉注者以左回爲考右轉爲老當之今固共知其非矣卽近時言轉注者或以全書中互訓當之如底下也下

底也段氏玉裁以爲轉注更表也表更也王氏筠以爲轉注是也或以一部中互訓當之如祥祉福也福祐也孫氏星衍以爲轉注考老也老考也鈕氏樹玉以爲轉注是也按鈕氏轉注雖主江良庭其實未達良庭之意雖其說小有不同要皆以互相訓釋爲主然愚嘗聞許氏宗彥之言以爲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皆指造字之始言之按段氏謂倉頡造字止有指事象形二者而已其後文與文相合而爲形聲爲會意謂之愚按黃字從田黃爲形聲字天字從一大爲會意字卽古文黃作𡗗從夕黃亦爲形聲字果如段氏所言則黃帝之黃天地之天倉頡而訓詁出於後來若府果爲何字乎知其說難通矣

造字時欲造一字而先有一字以釋之則此字可不造矣古人造字至簡雖必不可缺之字而其體無從生猶將假借以通之豈有以數字而當一字之用者乎惟三代以後字體遞變古今語異不可盡曉於是而有訓詁非制字時所有也詳味其言洞見古人造字根源以互相訓釋爲轉注者真無從置喙矣且彼主互相訓釋者謂許氏所云建類一首猶如爾雅初哉首基肇祖元胎等字皆可同謂之始然果如其說則必爾雅以始爲首而後以初哉首基肇祖元胎諸

字釋之方合建首之義若如今之爾雅以諸字居上而以始字在下釋之謂之建類一足則可豈得謂之建類一首乎乃王氏鈞欲自申其全書互訓之說轉謂雖非建類一首猶是同意相受是顯與許氏相悖其說之游移無當不待言矣愚嘗由許氏本文推之竊謂轉注之說莫堅塙於徐氏錯而後人之能申明者則江氏聲及許氏宗彥也徐氏之言以爲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謂老之別名有耆有耄有壽有耄又孝子養老而此諸字皆取類於老則皆從老若松柏

等皆木之別名皆同受意於木故皆從木蓋轉注者若水之出原分岐別派爲江爲漢各受其名而本同主於一水也江氏之言以爲轉注如挹彼注茲之注立老字以爲部首所謂建類一首考與老同意故受老字而從老省考字之外如耆耄壽考之類凡與老同意者皆從老省而屬老是取一字之意以槩數字所謂同意相受叔重但言考者舉一以例其餘爾由此推之則說文解字一書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卽所謂一首也下云凡某之

屬皆從某卽同意相受也許氏之言以爲轉注者如示爲部首從示之偏旁注爲神祇等字從神祇注爲祠祀祭祝等字從祠祀祭祝等字復注爲祫禘福祐等字展轉同意爲一類其偏旁悉從示故示爲建類之首許君舉考老以見例是也蓋說文注訓灌也注本言水相灌輸通流字之從一首相注亦猶水之從一原相注所謂同意相受蓋如水之受水也之三說者各不相謀而若合符節其於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旨可謂精究無遺而無絲毫背畔矣蓋造字之初

苦難孳乳每類立一首字而其餘同類之字依首字

意展轉增之

如因其聲增之則爲形聲字  
因其意增之則爲會意字

則生生而

不窮矣此轉注所以爲六書一大綱也許君舉考老

二字以見例者蓋考亦訓老同意相受之意最明而

又以首受考老爲韻也

凡上文物詘日月名  
成江河皆爲疊韻

乃徐江

許三家之說精晰如此而王氏鳴盛反譏江氏以全

書爲轉注王氏筠則且謂部首本無深意祇是有從

之者便爲部首夫以全書爲轉注果非則假借爲全

書之通例亦將以爲非乎部首果無深意則部中諸



言方彙考卷一  
字何以皆從部首孳乳乎二王生徐許諸家之後而猶雜出岐說所謂大道以多岐亾羊者也

假借一

借正字當作藉

六書假借之說許君自敘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義本甚明卽戴氏震所謂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以引申依於聲而殉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是也古始假借始於本無其字故讀則依所借字之聲而義則託於所借字之事如來周所受瑞麥來麤天所來也故借爲行來之來其讀則仍依來麤之來所謂依聲

也而其義則寄託於天所來也之事所謂託事也蓋  
假借實兼聲義二者言之其餘如韋字烏字朋字西  
字皆然段氏所謂假借之始始於本無其字是也逮  
後世文字漸多或本無其字而今已有或本有其字  
而今偶忘卽鄭君所謂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韻比方  
假借爲之段氏所謂及其後也既有其字而多爲假  
借是也按許氏宗彥拘於本無其字一說謂同音通  
用不得謂之假借愚按周禮匠人注云槩古  
文臬假借字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是  
同音通用自鄭君已謂之假借許說非是於是有  
依於義以引伸而假借者如人之身從首始故借首

爲始中國爲最大故借夏爲大此既有其字而託事

假借者也

按此等假借異於來韋等字者不過來仍讀來韋仍讀韋而此則首始異音夏大異

音爾然推廣言之正復無異何也來借爲行來與至同義韋借爲皮韋與皮同義則雖謂借來爲至借韋爲皮可也借來爲至讀來而不讀至借韋爲皮讀韋而不讀皮正與借首爲始讀首而不讀首爲始借夏爲大讀夏而不讀大同例然則借首爲始借夏爲大雖謂爲依聲託事之假借無不可也蓋本無其字但謂古始無謂至爲來者其謂至爲來由來辭起古始無謂皮爲韋者其謂皮爲韋由皮可束物韋背起非謂來字外古無與來同義之字韋字外古無與韋同義之字也然則謂占始無謂始爲首者謂始爲首由人身從首始而起古始無謂大爲夏者謂夏有依於聲而爲大由中國爲最大而起亦何不可

有寄以假借者如借雕爲瑯借率爲達借妖爲禡義

無可通但取其同音此既有其字而依聲假借者也  
蓋自來言假借者未有不兼音同義異音異義近二  
者言之也乃自段氏說文注於依聲託事之字往往  
言引申之爲某而不兼言假借而又有異字同義曰  
轉注之言且近儒講假借者又往往因依聲託事之  
義易明而所講者大都皆音同義異之字於是有疑  
假借一例專屬音同義異一類而竟指依聲託事之  
假借爲引申者且有疑依聲託事之假借爲轉注者  
其意以爲凡字本義之外其餘義卽是轉注噫是何不舉古今言假借者

而推究之也夫古今精小學者其於音同義異而通  
用者固謂之假借卽凡字本義之外其餘引申之義  
亦謂之假借此非一人之私言也今試以數證明之  
許浚長古今小學之宗也段氏指爲許言假借之例  
者其於西字也則曰日在西方而烏西故因以爲東  
西之西是許君固以烏西有東西之義而借之不僅  
借西字之聲也其於來字也則曰來周所受瑞麥來  
舜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是許君仍以來麥有行  
來之義而借之不僅借來字之聲也其於韋字也則

曰獸皮可以束物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爲皮韋是許君又以韋背有皮韋之義而借之不僅借韋字之聲也其餘說朋字烏字皆然則許君固以本義之外引申之義爲假借也然此猶曰此爲本無其字言之也則試更徵諸本有其字者徐楚金之言曰假借則一字數用如行莖行杏行杭行沆徐氏之意蓋以行之本義爲步趨惟行不由徑獨行畷畷諸行字爲本義行莖者謂行讀如莖乃借其意爲作蓋人之作事常須步趨故作事又謂之行事也行杏者謂行讀如杏

乃借其意爲事蹟蓋人既作事必有事蹟故事蹟又

謂之品行也

此乃借中之借經典此例不一行

杭者謂行讀如杭乃

借其意爲位置蓋數人步趨宜有位置故位置又謂

之行列也行

沈

者謂行讀如沈乃借其音爲伉健之

伉蓋伉與行同部故論語謂子路行行如也

伉與亢音義近

而亢之或字作頽與叩字音義亦近故行行猶伉伉亦猶叩叩也

此徐氏謂借意與

借音皆假借也又曰春秋之後書多口授假借文字

不能皆得其義相近者故經傳之字詩借害爲曷

詩害

澣害否乃借害爲曷

此徐氏謂後人假借不能皆借意義相近

之字而往往借音同義異之字也則徐氏固亦以本義之外引申之義爲假借而且以引申之義爲得假借之正也然此猶曰此古人之說未必是也則試更徵諸近儒之言爲近人所折衷者江良庭之言曰凡一字而兼兩誼三誼除本誼之外皆假借也王棻友之言曰凡與本誼不符者皆假借也段若膺之言曰異義同字曰假借又曰有假借而一字可數義也又曰令之本義發號也長之本義久遠也縣令縣長本無字而由發號久遠之義引申展轉而爲之是爲假



借且段氏不惟此而已其於不字之注鳥飛上翔不  
下來也則曰凡云不然者皆於此義引申假借其於  
至字之注鳥飛從高下至地也則曰凡云來至者皆  
於此義引申假借夫江氏王氏之言其以引申之義  
爲假借固與戴氏震前說契合無間矣卽段氏之言  
旣曰有假借而一字可數義又曰引申展轉而爲之  
是謂假借復曰皆於此義引申假借是段氏固亦以  
引申之義爲假借而其言引申卽其言假借也豈其  
於假借之外別有所謂引申乎果別有所謂引申是

變六書爲七書矣豈段氏而出此乎至段氏所謂異字同義曰轉注者謂字異而本義同者謂之轉注如底下也下底也其本義同故段氏謂之轉注蓋其轉注之說雖未塙初未嘗與引申之義相溷乃近時竟有以引申之義爲轉注者是行來之來東西之西烏呼之烏皮韋之韋朋黨之朋雖許君因其引申之義而謂之假借者皆不得謂之假借矣其說果何所依據乎然則是二說者雖欲自託於段氏而段不任受咎也愚故列舉言假借者揭之於篇明乎言假借者

必兼音異義近音近義異二者而其說始葡

假借二

音近義異之假借又有二例疊韻雙聲是也段氏言同部假借止取疊韻不取雙聲故其說多齟齬然細覈之雙聲假借者甚多無可疑也今試以數證明之

鮮在仙韻

段氏分在十四部

斯在支韻

段氏分在十六部

非疊韻也

惠氏棟曰瓠葉云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爾雅釋詁云鮮善也釋文云本或作誓沈旋曰古斯字又說文兩部云鮮

从兩鮮聲讀若斯此鮮與斯聲近之證又區在虞韻

段氏分在

第六部

丘在尤韻

段氏分在

第一部

非疊韻也惠氏棟曰

禮不諱嫌名注云嫌名謂聲相近若雨與禹丘與區

也古丘字皆讀區故鄭云聲相近荀卿子曰言之信

者在乎區蓋之間漢書儒林傳作丘蓋夫斯與鮮丘

與區皆非疊韻而古人通借者蓋斯與鮮爲雙聲斯

近虛丘與區爲雙聲則惠氏以雙聲爲可假借其證一

也昕在欣韻

段氏分在

十三部軒在元韻

段氏分在

十四部非疊韻

也錢氏大昕曰禮記疏昕讀曰軒軒昕雙聲漢儒所

謂聲相近也古書聲相近之字即可假借通用如詩

吉蠲爲饔或作吉圭有覺德行或作有桔春秋季孫

意如或作隱如罕虎或作軒虎此類甚多又眉在脂

韻

段氏分在十五部

疊在魂韻

段氏分在十三部

非疊韻也錢氏大

昕曰古鐘鼎文眉壽多作釁或作疊楊南仲謂釁眉

古同文眉轉爲門詩鳧鷖在疊是也

按釁字從釁聲讀若門則釁字

可讀若門明矣故王氏引之

郝氏懿行皆謂釁可借爲門夫釁得借爲眉者蓋釁

有門音與眉雙聲亦猶昕借爲軒之雙聲也則錢氏

以雙聲爲可假借其證二也樂在桓韻

段氏分在十四部

倫

在諳韻

段氏分在十三部

非疊韻也汪氏中曰後漢書光武

紀南樂注云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樂卽其地也其後

南徙故加南今俗謂之倫城聲之轉按樂倫爲雙聲

而古韻諳文與寒桓合韻最近

按合韻之說仍爲段氏所蔽其實字之雙

聲不在分部遠近

此固知音有以雙聲取協者非在微韻

分在一部

分在文韻

段氏分在十三部

非疊韻也汪氏中曰周

禮匪頒之式匪頒卽分頒也分匪語之轉夫匪得借

爲分者亦猶倫借爲樂俱雙聲也

按錢氏大昕亦謂分匪雙聲

則

汪氏以雙聲爲可假借其證三也周在尤韻

段氏分在第三

部終在東韻

段氏分在第九部

非疊韻也王氏念孫曰終周

一聲之轉故大戴記盛德篇終而復始後漢光武紀

注引終作周史記高祖紀贊終而復始漢紀作周平

在耕韻

段氏分在十一部

辨便在銑仙韻

段氏分在十二部

非疊韻

也尚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大傳作辨章平秩東

作大傳作便鄭注作辨王氏引之曰平與便辨古音

皆通故易象象傳屢以爲韻大戴禮少間篇天政曰

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辨與正生爲韻尤其證也儀

在支韻

段氏分在十七部

獻在願韻

段氏分在十四部

非疊韻也尚

書民獻有十夫大傳漢書作民儀萬邦黎獻漢田君

孔宙費鳳三碑作黎儀王氏引之曰古聲儀與獻通

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

按獻可讀儀者蓋

儀有義音故義字从義聲義與獻雙聲獻字一轉則爲義之去聲矣故伏羲一作伏羲

郭棖爾

雅音曰犧音儀說文曰軾从車義聲或作𨔵从金獻

聲周官司尊彝鄭司農讀獻爲犧皆其證也夫周可

借爲終獻可借爲儀而平與便辨不但可通借且可

用爲韻此可見今人所謂雙聲卽古人所謂同部也

則王氏以雙聲爲可假借其證四也門釁在魂韻

段氏



分在十  
三部

孟在映韻

段氏分在第十部

敏在軫韻

段氏分在第一

懋

在候韻

段氏分在第四部

皆非疊韻阮氏元曰凡事物有間

可進進而靡已者皆讀若門或轉若敏若孟而其義皆同其字則展轉相借或借之於同部之疊韻或假之以同紐之雙聲夔从夔得音夔門同部也因而夔又隸變爲疊爲夔爲壘詩疊疊文王卽勉勉文王勉疊同也爾雅孟勉也孟亦同也孟又轉爲懋書懋哉懋哉卽勉哉勉哉夫懋勉夔孟敏散見諸韻而其字皆得通假者以其字皆雙聲也則阮氏以雙聲爲可

假借其證五也

雙聲疊韻法據廣韻雙聲疊韻圖凡反切之上一字與本字皆為雙聲反

切之下一字與本字皆為疊韻如章字灼良切章與

灼為雙聲章與良為疊韻廳字別靈切廳與別為雙

聲廳與靈為疊韻是也若反切之上一字與本字非

雙聲則其反切為類隔而非音和矣如玉篇類隔更

音和法它字恥何切更託何切因恥與它非雙聲託

與它為雙聲腹字符逼切更皮逼切因符與腹非雙

聲皮與腹為雙聲是也總而論之凡字平上去三聲

不同而入聲同者皆是雙聲如錢竹汀謂分匪為雙

聲分匪之入聲同為弗汪容甫謂倫樂為雙聲倫

樂之入聲同為勒是也合此二術雙聲無遺蓋矣雙

聲假借之說確可依據如此蓋造字之初一字雖止

一音而字之疊韻雙聲一轉卽變此處讀鮮音彼處

必有讀斯音者此處讀丘音彼處必有讀區音者此

處讀軒音彼處必有讀昕音者逮其後彼處所讀之音流傳於此處則雖此一處而一字亦有兩音矣推之一切雙聲字皆然此正古今方俗語音之變易王氏筠所謂字音隨義而分故有一字而數音數義者是也然古今方俗語音雖有變易要不出雙聲疊韻二者此古今音韻假借所以莫非雙聲疊韻之字也迺段氏泥於十七部之說既曰假借取諸同部者多取諸異部者少又曰古假借必取諸同部一人之說而彼此矛盾不自亂其例乎且段氏不取雙聲假借

亦止六書音均表而已至其所訂毛詩故訓傳則所  
取雙聲假借仍不一而足如日月毛傳云胡何也段  
氏以爲雙聲假借于旄毛傳曰祝織也段氏以爲祝  
與織雙聲此謂假借明明在上毛傳云會甲也段氏  
以爲會與甲雙聲長發毛傳云綴表段氏以爲綴與  
墀雙聲故得訓表絲毛傳云薨薨百姓之勸勉也段  
氏以爲薨讀莫滕反與懋慎疊疊沒沒勉勉皆雙聲  
然則假借之不能廢雙聲明矣何必僅以疊韻爲同  
部而云古假借必取諸同部乎至如支佳之哈願江

諸家皆以爲同部而段氏必云斷無有彼此互相假借者尤無謂矣夫雙聲疊韻之分自後世言之爾在古人則皆爲音韻相近之字也故古人於雙聲不惟假借相通亦用以爲韻王氏引之所云平與便字辨字古音皆相通故易象象傳屢用以爲韻錢氏大昕所云後儒所疑象象傳者不過民平天淵諸字此古人雙聲假借之例又云雙聲亦可爲韻小雅決拾旣飲弓矢旣調射夫旣同助我舉柴飲柴固韻調同雙聲亦韻汪氏中云音固有以雙聲取協者此其明證

也然諸家雖知雙聲之可爲韻而不敢謂古人疊韻  
雙聲通用者則以未舉三百篇之韻概以雙聲參之  
也誠舉三百篇之未合於疊韻者概以雙聲通之則  
自無不合矣又何必言轉音又何必言合韻又何必  
以別部之本韻強爲此部之本韻乎夫三百篇之雙  
聲爲韻不可勝言今試以數證明之已可知已如七  
月之陰與沖韻雲漢之臨與躬韻蕩之謀與終韻小  
戎之駢與中韻召廟諱之頻與中韻北門之敦與摧韻  
錢氏皆以爲轉音愚按陰與雍爲雙聲陰雍之爲雙聲猶英雄之

爲雙聲

古音必有讀陰爲雍者故陰可與沖韻也臨與

隆爲雙聲古音必有讀臨爲隆者

詩臨衝閑閑韓詩作隆衝閑閑此臨

可讀隆之證

故臨可與躬韻也諶與蟲爲雙聲

諶蟲之爲雙聲猶鄭

重之爲雙聲

古音必有讀諶爲蟲者故諶可與終韻也駢

與松爲雙聲古音必有讀駢爲松者故駢可與中韻

也頻與蓬爲雙聲古音必有讀頻爲蓬者故頻可與

中躬韻也敦與堆爲雙聲古音必有讀敦爲堆者故

敦可與摧韻也是錢氏所謂轉音皆可以雙聲通之

故革象傳之以炳蔚君爲韻豫象傳之以凶正爲韻

良象傳之以正躬終爲韻錢氏亦自謂以雙聲通之則渙然釋也然古韻兼用雙聲必因方俗先有此音如臨與躬韻必方俗臨先有隆音敦與摧韻必方俗敦先有堆音若方俗並未轉爲此音而強與爲韻正與後人所謂叶韻無異古人必無此矯強之事顧氏炎武所謂古韻雜用方音是也漢書地理志云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詩正義云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繇二說觀之則風詩之韻不能廢方音也明矣乃錢氏言



古用轉音而以顧氏雜用方音之說爲非是但知音  
之可轉而不知音之轉由於方俗且謂古人本無是  
音而強用轉音矣豈非明其末而昧其本乎惟古韻  
用疊韻者其常用雙聲者其暫錢氏所謂以少從多  
不以多從少斯爲確論亦由天下方音同者多而異  
者少也又如思齊造與士韻召廟諱茂與止韻楚茨告  
與備戒韻烈文皇與崇功韻段氏皆以爲合韻愚按  
造與是爲雙聲故造可讀爲是而與士韻也造讀上聲則造  
是爲雙聲猶造讀去聲則造次爲雙聲也茂與媚爲雙聲故茂可讀爲媚

而與止韻也皇與降爲雙聲故皇可讀爲降而與邦  
崇功韻也則段氏所謂合韻本可以雙聲通之也且  
本不在此韻而強以合乎此韻何以異乎本不在此  
韻而強以叶乎此韻乎段氏於叶韻則深詆之於合  
韻則堅持之宜乎陳氏壽祺不滿其說也若夫絲衣  
侏與紕牛觶柔休韻本尤侯幽部之疊韻按絲衣惟  
基肅二字  
乃尤侯幽部之雙聲蓋基與  
鳩爲雙聲肅與周爲雙聲而段氏反以紕牛觶柔  
休爲之哈部之疊韻以侏爲之哈部之合韻十月之  
交氏與士宰史韻雲漢氏與紀宰右止里韻本支脂

之部之疊韻

顧氏江氏皆以之脂同部

而段比反以氏爲之哈部

之合韻此皆不明古韻兼用雙聲而彼此紊亂者也

若夫顧氏謂古韻兼用方音可謂得古韻之變通矣

然顧氏不知方音繇雙聲而轉無以得方音本音之

界限是故載馳侯與悠愛爲韻侯字之本音也

行葦句與

鑄韻同至此詩之漕字乃雙聲此詩之驅字謂爲雙聲可謂爲非韻亦可

羔裘侯與濡渝

爲韻侯字之雙聲也

按侯與胡爲雙聲古音必有讀侯爲胡者周禮大行人立當前

侯鄭司農謂前侯卽車轅前胡此其證也

顧氏不知羔裘侯字爲雙聲于

是以侯韻合魚虞模爲一部矣谷風求與舟游救爲

韻求字之本音也

關雎漢廣等篇求字同

終南裘與梅哉爲韻

求字之雙聲也

七月大東等裘字同按求裘古今字求與祈爲雙聲古音必有讀求若祈

者說文祈求福也義同錢氏謂祈爲求之轉音是也至于求本字當作賅說詳後釋求篇南山有

臺基與臺萊期爲韻基字之本音也絲衣基與絺絺

牛觶柔休爲韻基字之雙聲也

基與鳩爲雙聲

顧氏不知終

南裘字絲衣基字爲雙聲于是以尤韻之半合支之

脂爲一部矣篤公劉曹與牢宛爲韻曹字之本音也

泉水漕與悠游憂爲韻漕字之雙聲也

載馳漕字同按曹與二爲

雙聲古音必有讀曹爲柔者今採雜或作嘈雜此其證也

車攻敖與苗蠶爲韻敖

字之本音也絲衣敖與柔休為韻敖字之雙聲也

扈桑

敖字同按敖與扈樞切為雙聲

顧氏不知泉水漕字絲衣敖字為雙

聲于是又以尤韻之半合蕭宵肴豪為一部矣信如

顧氏之說但據古人用韻之迹而不辨其孰為本音

孰為雙聲則羔裘侯與濡渝為韻載馳侯又與漕為

韻將謂魚虞模與蕭宵肴豪可合為一部乎兔置仇

與遼為韻無衣仇又與袍為韻將謂支之脂與蕭宵

肴豪可合為一部乎采蘋北山濱與蘋臣為韻召

諱

頻又與中躬為韻

按濱即頻之別體徐氏錯謂頻作濱乃誤是也

將謂真諄

臻與東冬鍾江可合爲一部乎至求裘本爲一字則轉謂當分隸二部尤無謂矣然則江氏永謂顧氏攷古功多審音功少非過論也惟江氏永以東冬鍾江自爲一部蕭宵肴豪自爲一部尤侯幽自爲一部而又不以入聲合平上去三聲分部且謂字固有定音而方音脣吻稍轉不無微異古今皆然審定正音乃能辨別方音其說皆塙不可易然支脂之與魚虞模無雙聲而江氏分爲二部則賓之初筵之呶與儼郵爲韻緜之膺與飴謀龜時茲爲韻不可通矣

按既無雙聲又

不謂之同部則同部  
不同部仍無界限 眞諄臻文與耕清青蒸登侵無

雙聲而江氏分爲四部則小戎之音與膺弓滕與爲  
韻閼宮之綬與增膺懲爲韻白華之薪人與燧心爲  
韻雲漢之人臻與牲聽爲韻大明之興與林心爲韻  
不可通矣則江氏於本音雙聲之辨猶有未覈也故  
總而論之顧江二家謂古韻兼用方音錢氏謂古韻  
兼用雙聲轉音皆知古韻有必不可強合者其說固  
已十得八九矣然必合顧江錢三家之說知古韻之  
所以不能強合者皆方音爲之方音之所以不能盡

合者皆雙聲爲之然後古韻之條理可得而言也夫  
古人用韻止取諧和本無所謂雙聲疊韻而可以雙  
聲疊韻言之者由古人所謂諧和卽後人所謂雙聲  
疊韻也字音之由疊韻而轉變者雖轉變而仍在同  
部故言古韻者不必論字音之由雙聲而轉變者一  
轉變則此部入於彼部故不知雙聲不可與言古韻  
也古韻惟兼用雙聲故必不能分部按凡一字有七  
雙聲試以東字  
言之則東敦兜丹多刀當低入字彼此皆雙聲也以  
通字言之則通吞偷灘拖韜湯梯八字彼此皆雙聲  
也方音由此七聲展轉可通七部所以必不能分部  
據三百篇攷之一字大都不過兩聲三聲未嘗有四



五聲者由方音有轉有不轉尔且方音由雙聲轉不特古爲然卽以今論之風字蘇湖讀若封徐邳讀若分東字蘇湖讀若冬湖南讀若敦茗字浙西讀迭挑切福建讀迭倫切則今日方音展轉亦莫非雙聲爲之然古韻止兼用雙聲故未嘗無一定言古韻者誠類聯其疊韻而別出其雙聲則古人用韻雖未嘗分部而古韻之部自巽然可分矣故愚謂古韻若不分部則已旣欲分部當分爲八八部者據廣韻言之東冬鍾江爲一部支脂之微魚虞模齊皆灰咍爲一部按此部似太寬然細覈此十一韻皆無雙聲而三百篇奴與傲郵韻膺與飴謀龜時茲韻則支脂之與魚虞模當通爲一真諄臻文欣魂痕先耕清青蒸登侵部有明徵矣

爲一部

按此部似大寬然細覈此十四韻皆無雙聲而三百篇人臻與牲聽韻則真諄臻之與耕

清青同部有明徵矣薪八與熤心韻則真諄臻之與

侵同部有明徵矣其餘據小戎闕宮大明三詩則蒸

登與侵同部可知據覺鷺則文與魂同部可知據正

月則文欣與真諄臻同部可知至楚辭諸子此諸韻

同用者更難悉數夫諸韻同用既非雙聲固不得以

其字多而遂疑其不同部也至先韻字今雖因雙聲

而轉入山仙韻然三百篇實惟肩豸二元寒桓刪山

字入山仙部其餘本音皆當入此部也

仙覃談鹽沾咸銜嚴凡爲一部

按此十四韻皆無雙聲其元寒山仙與覃

談鹽咸相通之故在三百篇雖少所據然節南山首

句山字實與嚴瞻悵談斬監爲韻不可因其少用而

遂謂之蕭宵肴豪爲一部佳歌戈麻爲一部陽唐庚

非韻也

爲一部尤侯幽爲一部

按據廣韻雖不能無所移易然照此部分其移易者鮮矣

其所以分爲八部者以凡字有七雙聲合本字爲八也蓋天地自然之音不過疊韻雙聲二者此韻與彼韻既有雙聲卽非同部旣無雙聲卽爲同部此自然之界限而攷之古人用韻亦大約有八部之分其與八部不合者惟不用本音而用雙聲如七月之陰與沖韻召廟諱之頻與中躬韻之類而已此愚所以謂言古韻者當類聯其疊韻而別出其雙聲也或謂子所謂雙聲卽當時之方音也周禮外史論書名於四方書名者文字之聲音也如列國各用方音則外史所

論者爲何事愚按外史論書名於四方不過每方命  
數人整飭其形聲之大略使之無甚懸殊互相通曉  
猶今時學使整飭各方之文學而已必不能家諭戶  
曉令數千里之聲盡歸一律無少轉變也如必令四  
方之聲盡歸一律無少轉變卽如今日每州縣一學  
使曉諭豈能然乎則方音之不能竟歸一律可知矣  
按今時用韻能歸一律以韻有成書也古時並無韻  
書何能一律至段氏謂古有韻書而今亡佚其言無  
據愚未敢信或謂子旣言方音不能一律獨縣揣而言古  
韻兼用雙聲則古人音轉其清濁輕重頗與今異奚

足爲據愚按古今音轉雖異然以經典假借之字例之總不出疊韻雙聲而已必不能於二者之外別有所轉也如錢氏謂古讀方如旁方與旁疊韻也又謂古讀分如匪分與匪雙聲也又謂古讀微如眉微與眉疊韻也又謂禮記疏昕讀曰軒昕與軒雙聲也餘如鄭氏謂鮮聲近斯惠氏謂丘字讀區莫非雙聲然則古今音轉雖異疊韻外不出雙聲安在雙聲不足據乎且夫音韻與假借相表裏雙聲可以假借近儒既有定論則雙聲之可用爲音韻固不煩言而解矣

愚故因論假借而言及之

餘詳拙著  
說文比音

說文發疑第二

安吉張行孚乳伯述

說文讀若例一

說文讀若之例段氏說文注謂止擬其音蓋謂說文  
多明本義爾雅方言多明假借也然攷說文ㄅ讀若  
鳩勢讀若豪其鳩字豪字經典皆假借爲ㄅ聚豪傑  
而非僅擬ㄅ字勢字之音則說文讀若實可爲經典  
假借之例與經典讀如僅擬其音者不同錢氏大昕  
所謂許氏所云讀若所云讀與同皆古書假借之例

不特寓其音即可通其字音同而義亦隨之王氏筠  
所謂說文讀若有專明其音者有兼明假借者是也  
蓋古人小學之書雖爲文字而作實以證明經典故  
於經典之用假借字者每於本字下申明之說文之  
某讀若某玉篇之某今作某皆此例也今試卽錢氏  
王氏之說而推廣之說文讀若強半後世通行之字  
而其本字強半後世所不行者且同一讀若而其例  
有二有音義相通而讀若通行者有音同義異而讀  
若通行莫非假借字者如辛讀若愆辛臯也愆過也



音義俱近而詩式禮莫愆箋愆過也左傳昭二十六  
年王愆於厥身注愆惡疾也今本皆作愆不作辛△  
讀若集△三合也集羣鳥在木上也音義俱近而書  
辰弗集于房傳集合也孟子是集義所生者注集雜  
也文選東京賦總集瑞命注集聚也今本皆作集不  
作△鼻讀若傲鼻慢也傲倨也音義俱近而左傳文  
九年執幣傲注傲不敬荀子勸學不問而告謂之傲  
注傲喧噪也今本皆作傲不作鼻以上錢氏所引囂讀若沓  
語疾言也沓語多沓沓也音義俱近而詩嘽沓背憎

毛傳沓猶沓沓漢書禮樂志騎沓沓顏注沓沓疾行也今本皆作沓不作霑既讀若疏既門戶疏窻也疏通也音義俱近而孟子禹疏九河趙注疏通也荀子禮論疏房楊注疏房通明之房也文選西京賦交綺豁以疏寮薛注疏刻穿之也今本皆作疏不作既邁讀若駐邁不行也駐立也音義俱近而漢書韓延壽傳明府久駐未出文選東征賦悵容與而久駐兮注引蒼頡篇駐主也按眾經音義引蒼頡篇作駐止也主當是止之譌或改主作住恐非今本皆作駐不作邁按今本說文若駐作若住譌字也據壹部封訓立而曰讀若駐

則住爲後人所改明矣改者蓋以遯字屬人故改從人而不知在人曰遯在馬曰駐在陳樂曰劓形異而音義皆同也

故讀與撫同故撫也撫安也音義俱近而周禮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鄭注撫猶安也

左傳定四年若以君靈撫之杜注撫存恤也今本皆

作撫不作故𠄎讀若𦉳𦉳羊角也𦉳𦉳也音義俱近

按羊角分披最易𦉳𦉳故𦉳字從𠄎是𦉳𦉳義近而楚辭怨世吾獨乖刺而

無當兮王注乖差也文選西征賦人度量之乖舛李

注乖舛不齊也今本皆作乖不作𠄎廣韻云乖同乖簡讀若

亂同衡治也亂治也音義俱近而書亂而敬傳亂治

也論語子有亂臣十人集解亂理也

按理當本作治唐人避諱而改

今本皆作亂不作儻音讀若庸音用也庸用也音義俱近而書疇咨若時登庸傳庸用也詩尙無庸傳庸

用也今本皆作庸不作音乃讀若含乃嘽也艸木之

華未發函然含嘽也音義俱近

按嘽口有所銜也物在口曰含華在包曰

乃舌在口曰函玉在尸口中曰玲勒在馬口中曰銜五字形異而音義俱通

而文選南都

賦芙蓉含華韓文進學解含英咀華今本皆作含不

作乃罔讀與明同罔窻漏麗慶開明

按麗慶猶費離爽朗之意

占文明照也音義俱近而詩其德克明毛傳照臨四

方曰明淮南墜形訓開明之門高注明者陽也今本

皆作明不作囧佝讀若樹佝立也樹生植之總名音

義俱近

按樹是豎立之物是樹有立義

而禮記地道敏樹鄭注樹謂

殖艸木也左傳襄四年樹之詐慝杜注樹立也國語

故聖王樹德於民韋注樹立也今本皆作樹不作佝

慤讀與怒同慤憂兒怒飢餓也一曰憂也音義俱近

而詩怒焉如擣傳怒思也方言怒傷也汝謂之怒今

本皆作怒不作慤墮讀若瀆墮通溝也瀆溝也音義

俱近而周禮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鄭注溝瀆澮田

開通水者也管子地員瀆田悉徒房注瀆田謂穿溝而溉田荀子脩身開其瀆楊注瀆水竇也今本皆作瀆不作隕兜讀若瞽兜塵蔽也瞽目但有朕也音義俱近而書瞽子傳無目曰瞽荀子勸學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楊注瞽者不識人之顏色今本皆作瞽不作兜廋讀若柔廋面和也柔木曲直也音義俱近按能曲直因其性和與也是柔有和義而詩爰求柔桑鄭箋柔桑穉桑也禮記柔色以溫之鄭注承尊者必和顏色文選洛神賦柔情綽態李注柔弱也今本皆作柔不作廋叁讀

若糞壘埽除也糞棄除也音義俱近而禮記凡爲長

者糞之禮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今本

皆作糞不作壘

按周禮注埽席前日拚儀禮既拚以俟矣注拚謂灑埽也拚皆壘之譌變

說文拚拚手也

無埽除義是古本糞亦有作壘者但今本無此字尔以上王氏所引

祿讀若筭

祿明視以筭之筭長六寸計麻數者音義俱近而儀

禮無筭爵鄭注筭數也爾雅釋詁算數也釋文算字

又作筭今本皆作筭不作祿少讀若徹少艸木初生

也象一出形有枝莖也徹通也音義俱近而論語盍

徹乎集解徹通也魯語焚煙徹於上韋注徹達也

按說

文云熏火煙上出也從  
少是少出徹義皆通  
今本皆作徹不作少夢讀若

萌夢灌淪也萌艸芽也音義俱近  
按說文夢灌淪也  
錢氏大昕謂卽爾

雅釋草之其萌灌淪是也灌之正字當作灌淪之正  
字當作蕘說文灌弓曲也毛傳蕘茅之初生也蓋蘆

葦之萌雅曲而生故曰灌蕘爾雅當本作灌淪故說  
文本之今說文作灌淪者灌為灌之譌變淪為蕘之

畝藉字也灌淪為茅葦初生之名故毛傳爾雅皆云  
灌與始也而大戴禮孟春百草權輿揚子大元百卉

權輿權輿皆屬艸言字作權輿不作灌蕘者古文畝  
藉通用據此則夢與萌為一字明矣爾雅郭注其萌

灌絕句王氏筠謂其萌下  
更有夢字皆未合古義  
而禮記月令萌者盡達鄭

注芒而直曰萌爾雅釋草筍竹萌孫注竹初生日萌

今本皆作萌不作夢采讀若辨采辨別也辨判也音

今本皆作萌不作夢采讀若辨采辨別也辨判也音



義俱近而周易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虞注辨別也論語脩慝辨惑集解辨別也今本皆作辨不作采叩讀若謹叩驚嘑也謹譁也音義俱近而荀子彊國篇百姓謹敖楊注謹喧譁也按喧卽謹之別體後漢劉盆子傳爭

言謹呼李注謹譁也今本皆作謹不作叩

按書禮言乃謹段藉

謹爲歡非本義也

遲遲若遲遲久也遲徐行也音義俱近而

易遲歸有時釋文遲緩也詩春日遲遲毛傳遲遲舒

緩也今本皆作遲不作遲亡讀若畜亡步止也畜田

畜也音義俱近

按養之而不使散走爲畜是畜有畱止義故說文畜字次畱字下

而

周易風行天上小畜集解令未下行畜而未下天在山中大畜集解能止大器故名大畜今本皆作畜不

作亡器又讀若呶器眾口也呶謹聲也音義俱近

按眾

口者謂眾口謹諱也是器與呶同義而詩載號載呶毛傳號呶號呼謹

呶也今本皆作呶不作器諱讀若競諱競言也競彊

語也一日逐也音義俱近而詩無競維人鄭箋競彊

也詩職競用力鄭箋競逐也

按爭競者往往往追逐是逐卽彊語之引申義也

今本皆作競不作諱亞讀若誑亞乖也誑欺也音義

俱近

按言與行違謂之欺誑是乖與欺義近

而曲禮幼子常視毋誑釋

文誑欺也周語以誑劉子韋注誑惑也今本皆作誑  
不作亞歿讀若殘歿殘穿也殘賊也音義俱近而詩  
國無有殘毛傳賊義曰殘說文骨部鳥獸殘骨曰𦵑  
今本皆作殘不作歿迺讀與記同迺古之適人以木  
鐸記詩言記疏也按廣雅疏識也是  
疏與記識同義音義俱近而禮

記內則有善則記之爲惇史漢書張敞傳受記考事

今本皆作記不作迺下讀若訶按訶今本說文作阿  
說文校讀曰當作讀

若訶說文無阿字愚按漢書食貨志下縱而弗阿虜  
注云呵責怒也與說文訶字訓合校讀之說是也

下反巧也訶大言而怒也音義俱近按可字從巧則  
反巧卽不可之

意與訶字大言而怒義合而廣雅釋詁訶怒也玉篇言部訶訶也

今本皆作訶不作下按誰何之何苛罰之苛其本字皆當作訶史記秦始皇紀索隱

云何或爲呵周禮關人釋文云苛本又作呵其明證也亭讀若亭亭定息也亭

民所安定也音義俱近而史記始皇紀決河亭水正

義亭平也文選謝靈運詩止監流歸亭李注亭定也

今本皆作亭不作亭自文讀若香按鄉字從自則香爲自字正音自

穀之馨香也香芳也音義俱近而詩其香始升鄭箋

其馨香始上行呂覽仲冬紀水泉必香高注香美也

今本皆作香不作自盧讀若盧同盧審也盧飯器也

音義俱近

按罍小口罍也罍缶也盧云飯器蓋謂缶之盛飯者是虛盧義近

而漢書

相如傳乃令文君當盧集注盧酒盧食貨志下率開

一盧以賣集注盧酒瓮也今本皆作盧不作盧

按盧本器

名而注家或云盧酒肆者蓋因其地置盧而名之也

目讀若窈窕之窈目望遠

合也窈深遠也音義俱近而詩窈窕淑女毛傳窈窕

幽閒也老子窈兮冥兮王注窈冥深遠之歎今本皆

作窈不作目 侂讀若陪位侂輔也陪重土也音義俱

近 按土與土重疊有比輔義

而論語陪臣執國命集解陪重也漢

書文帝紀皆秉德以陪朕文穎注陪輔也今本皆作

陪不作侷邠讀若侈邠有大度也侈掩脅也一日奢

也音義俱近

按奢字從大則奢亦有大義

而左傳昭三年於臣侈

矣杜注侈奢也禮記禘記其衰侈袂鄭注侈猶大也

今本皆作侈不作邠本讀若滔本進趣也從大從十

猶兼十人也滔水漫漫大兒音義俱近而書象恭滔

天傳滔漫也楚辭謬諫年滔滔而日遠兮注滔滔行

貌今本皆作滔不作本

按詩武夫滔滔毛傳雖云滔滔廣大貌然此滔滔當是言

其武勇兼人則本字當亦作本爲近

讀與弗同左戾也弗矯也音

義俱近而書苗頑弗卽功禮記燕義司馬弗正

按經典弗

字皆是人欲如此而我矯之不如此之意故說文云弗矯也今本皆作弗不作

按禮記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戾也易拂經于邱頤釋

文拂違也佛拂二字本字皆當作弗蓋佛爲仿佛之

佛拂爲披拂之拂皆與矯戾義不洽讀若移入流也移禾相倚移也

音義俱近按流言流動也倚移猶言移徙也是入移義近而晉語弗能移也

韋注移動也禮記絕族無移服釋文移猶傍也按疏云在

旁而及日移今本皆作移不作入口讀若方口受物之器

象形方併船也象兩舟總頭形音義俱近而爾雅大

夫方舟注方舟併兩船禮記毀方而瓦合疏方謂物

之方正有圭角鋒鋸也今本皆作方不作口口讀若

隱一匿也隱蔽也音義俱近而齊語隱五刃韋注隱

蔽也楚辭悲回風隱岷山以清江王注隱伏也今本

皆作隱不作一範讀與犯同範範輶也按將出祭神

為輶既祭輶轆於犯侵也音義俱近而周禮大馭及

犯輶杜注輶謂祖道轆輶磔犬也今本皆作犯不作

範按經典範圍刑範等讀若槩一鉤逆者謂之一

槩七也音義俱近按七槩也象折木裹銳著形厂象

一義而莊子馬蹄前有楨飾之患釋文引司馬注楨

銜也按楨即槩之變體莊子達史記相如傳銜槩之

生釋文槩本或作楨是也



變索隱槩駢馬口長銜也

按銜槩者馬口所銜之槩也馬口所銜之槩或有鈎

逆則車或因之顛仆故曰銜

今本皆作槩不作凡

此皆音義俱通而讀若之字通行者也

按以上八十四字有音義

通而本爲一字卽王氏筠所謂異部重文者如稟傲  
露杏旣疏故撫竹菲屬亂膏庸墮瀆叁糞祿筭夢萌  
卽謹憚遲器嗽諒競歿殘丁訶自香虛盧人弗一槩  
四十二字是也有音義通而各屬一事不得遂謂之  
一字者如亼集邁駐弓含四明但樹懶怒史瞽脂柔  
少微采辨亓畜強誑亭亭巨窈劬陪郊侈本滔入移  
匚方隱範犯四十二字是也然原其音義展轉相  
通之始大氏由一事而推之事事莫非一字孳生者  
不可由此而  
得其會通乎  
如鬻讀若許鬻炎帝大嶽之允甫侯所  
封許聽也據此知詩不與我戍許春秋公及齊侯鄭

伯伐許許本字皆當作鬻詩毛傳云許諸姜也春秋  
左傳云夫許大岳之允也與說文鬻字義合此其證  
也而今本作許不作鬻鄴讀若薊鄴周封黃帝之後  
於鄴也上谷有鄴縣薊芑也按爾雅云朮山薊卽今白朮也據此知  
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兩漢地理郡國志廣陽薊縣  
薊本字皆當作鄴按兩志薊縣皆屬廣陽而說文云上谷者攷續漢書云廣陽世祖省并上谷永平八年復許君蓋據世祖時郡縣言之也禮記漢書薊字與說文鄴  
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薊不作鄴瑋讀若淑瑋  
玉器也淑清湛也據此知爾雅璋大八寸謂之淑錢氏

謂今作琬即淑之譌淑本字當作璿爾雅淑字與說文璿字義

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淑不作璿琬讀若宣珣周書

所謂夷玉也一曰玉器宣天子宣室也詠此知爾雅

璧大六寸謂之宣漢書有司奉宣玉按今漢書作瑄蓋不知段藉者

因宣爲玉名而加玉旁宣本字皆當作珣爾雅宣字與說文珣

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宣不作珣趨讀若熒趨

獨行也熒回疾也據此知詩獨行熒熒按今詩作熒釋文云熒本

又作熒熒按今詩作熒漢書熒本字皆當作趨

按熒驚視也熒材緊也與獨行義亦不甚合蓋亦假字詩毛傳云熒熒無所依

也又云熒熒孤特在憂病之中與說文趨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或作熒不作趨夊讀若戟夊持也象手有所夊據也戟有枝兵也據此知春秋傳公戟其手漢書五行志戟高后掖詩毛傳拮据戟搨也按今毛傳皆作搨說文無搨字搨乃戟之譌變說文云据戟搨也詩釋文云搨本又作戟此其明證戟本字皆當作夊漢書注云戟謂搨持之也說文云搨戟持也皆與說文夊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戟不作夊楠讀若柅楠絡絲柅也柅木也據此知易繫于金柅柅本字當作楠集解引虞翻曰柅謂二也巽爲

繩故繫柅引王肅曰柅織績之物婦人所用與說文

柅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柅不作柅

按或謂尿或體作柅

屎箕柄也箕收絲者也則柅即爲絡絲柅之本字愚按說文明有柅字訓木安得又爲屎之重文今屎字下有柅字者蓋後人見易經柅字訓絡絲器與屎字形義俱近因加柅干屎下而未檢說文已有柅字訓木也且柅果爲屎重文釋文當云柅說文本作屎訓箕柄矣何以云柅說文作柅訓絡絲也此又明見唐以前說文屎下無柅而爲唐以後人所增也 甸讀若鳩 甸聚也鳩鶻鶻也

鳥名 據此知書方鳩倂功左傳敢使魯無鳩乎鳩藪澤

鳩本字皆當作甸書傳云鳩聚也左傳集解云鳩集

也皆與說文甸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鳩不作

句

按今惟說文引書作句

懼讀若疊懼懼也疊古理官決罪三

日得其宜乃行之據此知詩莫不震疊疊本字當作

懼詩毛傳云疊懼也與說文懼字義合此其證也而

今本作疊不作懼

按今惟爾雅懼懼也莊子是故選物而不懼用本字

操讀若

藪操車輦中空也藪大澤也據此知攷工記以其圍

之叻捐其藪藪本字當作操攷工記鄭注云藪讀爲

蜂藪之藪藪者眾輻之所趨也與說文操字義合此

其證也而今本作藪不作操屐讀若僕屐行屐屐也

僕給事者據此知孟子使已僕僕爾亟拜也僕本字

當作屨孟子趙注云僕僕煩猥貌與說文屨字義合

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僕不作屨册讀若創册造法册

業也創或體升傷也

創傷之創今別作瘡

據此知論語裨諶草

創之孟子君子創業垂統國語以創制天下漢書敘

傳禮義是創創本字皆當作册論語釋文云創制也

國語韋注云創造也漢書顏注云創始造之也皆與

說文册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創不作册

按今惟苟

子禮論創巨者其日久爲創字本義

牽讀若達牽小羊也達行不相遇

也據此知詩先生如達達本字當作牽詩鄭箋云達

羊子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

按毛傳云達生也乃約文詁義故鄭氏申之

與說文牽字義合此其證也而合本作達不作牽翬讀若皇翬樂舞以羽翬自翬其首以祀星辰也皇大也據此知周禮掌次設皇邸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暎之事樂師有皇舞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本字皆當作翬周禮掌次先鳥注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舞師鄭注云皇析玉采羽爲之書或爲翬樂師先鄭注云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故書作翬禮記鄭注云皇冕屬也翬羽飾焉釋文云皇本



又作翬皆與說文翬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皇

不作翬翬讀若帔

按今說文帔作紱說文無紱字乃帔字之譌蓋今周禮翬作帔可據

也翬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也帔一幅巾也據此知

周禮舞師教帔舞樂師有帔舞鼓人鼓兵舞帔舞者  
帔本字皆當作翬周禮樂師先鄭注云帔舞者全羽  
社稷以帔鼓人後鄭注云帔列五采繒爲之有秉皆  
與說文翬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帔不作翬卍  
讀與稽同卍卍以問疑也稽畱止也據此知尙書七  
稽疑曰若稽古周禮宮正稽其功緒大司馬簡稽鄉

民稽本字皆當作卍

按經典稽字凡訓考訓計者皆同

尙書梅傳稽

考也周禮宮正鄭注稽猶考也計也

按卍問皆以考索其是非計較

其可否是卍與考計同義

皆與說文卍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

作稽不作卍故讀與施同故敷也施旗貌據此知論

語施於有政禮記施則行大戴記陽施而陰化也施

本字當作故論語集解包注云施行也禮記鄭注云

施用也大戴盧注云施賦也皆與說文故字義合此

其證也

按行用皆敷布之意賦卽敷之假借字也

而今本作施不作故

按施

有借爲弛者有借爲馳者非盡可作故

等讀與隱同等所依據也隱蔽

也據此知孟子隱几而臥莊子隱几而坐隱本字當

作雪莊子釋文云隱馮也

按馮亦假字本字當作凭

與說文雪字

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隱不作雪

以上錢氏所引

爾讀若

祝爾呼雞重言之祝祭主贊詞者據此知列仙傳祝

雞翁祝本字當作爾列仙傳祝字與說文爾字義合

此其證也而今本作祝不作爾越讀若顛越走頓也

顛頂也據此知尙書顛越不恭詩顛沛之揭論語顛

沛必於是顛本字皆當作越尙書傳云顛隕也詩毛

傳云顛仆也論語集解馬注云顛沛僵仆也皆與說

文趨字義合此其證也

按說文云仆頓也知頓與仆同義

而今本作

顛不作趨

按詩有馬白顛國語班序顛毛爲顛字本義

美讀若頌美賦事

也頌大頭也據此知周禮頌絲於內外工以待時頌

功而授齋頌本字當作美周禮鄭注云頌讀爲班布

之班與說文美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頌不作

美

按匪頌之式以時頌其衣裘頌本字當作班

敷讀若杜敷閉也杜甘棠

也據此知尙書杜乃獲周禮犯令陵政則杜之漢書

王陵傳杜門不出朝請杜本字皆當作敷尙書王注

云杜閉也周禮鄭注云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

交通漢書顏注云杜塞也本作敷皆與說文敷字義

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杜不作敷

按惟詩有杜之杜爾雅杜甘棠爲杜

字本

肌讀若舊肌孰肉醬也

廣韻引作乾肉醬

舊雖舊舊留

也

按舊或作鴿舊

據此知尙書舊勞于外詩告爾舊

止舊本字當作肌

說本俞太史

尙書鄭注云舊猶久也詩

鄭箋云舊久也與說文肌字義合此其證也

按乾肉醬是醬

之最久者是

而今本作舊不作肌

按舊之本字亦可作久說見後

讀若皇雖華榮也皇大也據此知詩皇皇者華爾雅

皇華也皇本字當作雖詩毛傳爾雅孫注皆云皇皇

猶煌煌也與說文駢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皇  
不作駢管讀若篤管厚也篤馬行遲也據此知詩實  
大且篤篤生武王論語君子篤於親篤本字皆當作  
管詩毛傳論語皇疏皆云篤厚也與說文管字義合  
此其證也而今本作篤不作管圍讀若驛圍回行也  
升雲半有半無驛置騎也據此知尙書曰蒙曰驛驛  
本字當作圍尙書疏云圍卽驛也曰圍兆氣落驛不  
連屬也與說文圍字義合此其證也

按王氏鳴盛謂  
洪範小疑作稽

疑曰圍作曰驛皆僞孔依說文而改愚謂當時必有  
作驛之本故僞孔依之否則許君無緣豫知後人改

通而作此 而今本作驛不作團於讀若偃於旌旗之

游於蹇之貌偃仆也據此知論語昔者偃也左傳晉

苟偃鄭公子偃偃本字皆當作於論語言偃字子游

左傳苟偃字伯游鄭公子偃字子游皆與說文於字

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偃不作於

按偃字訓仆訓僵者皆本字

禱讀若督禱衣躬縫督察也據此知莊子緣督以爲

經方言郭注衣督脊也醫經督脈督本字皆當作禱

莊子釋文云督中也圖經云任脈循背者謂之督與

說文禱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督不作禱

若焦熱灼龜不兆也。燹或作焦，火所傷也。據此知不傳哀二年龜焦，本字當作燹。左傳杜注云：兆不成與說文燹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焦，不作燹。濼讀若蕩，濼水濼濼也。蕩，水出河內，蕩陰。據此知禮記天地相蕩論語今之狂也蕩，左傳蕩公蕩，本字當作濼。禮記鄭注論語皇疏皆云：蕩猶動也。左傳集解云：蕩，搖也。皆與說文濼字義合。按濼濼水搖動兒是濼有搖動義而今本作蕩，不作濼。闕讀若闕，闕妄入宮掖也。闕門遮也。據此知漢書成帝紀闕入尙方掖門汲黯傳而文吏



繩以爲闌出財物闌本字當作闌成帝紀注應邵云  
無符籍妄入宮曰闌汲黯傳注應邵云闌妄也臣瓚  
云無符傳出入爲闌也與說文闌字義合此其證也  
而今本作闌不作闌袞讀若阿袞女師也阿大陵也  
一曰曲阜也據此知國策後漢書長於阿保之手阿  
本字當作袞後漢崔寔傳注云阿保謂傅母也與說  
文袞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阿不作袞讀若  
棘戟有枝兵也棘小棗叢生者據此知詩如矢斯棘  
禮記越棘大弓周禮爲壇墪宮棘門棘本字皆當作

韋詩鄭箋禮鄭注云棘韋也周禮先鄭注云棘門以  
韋爲門與說文韋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棘不

作韋

按詩園有棘吹彼棘心  
周禮左九棘爲本字

蝻讀若昆蝻蟲之總名

也昆同也據此知禮記王制昆蟲未蟄祭統昆蟲之  
異夏小正昆小蟲昆本字當作蝻祭統鄭注云昆蟲  
謂溫生寒死之蟲也王制鄭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  
陽而生得陰而死小正傳云昆者眾也與說文蝻字  
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昆不作蝻

按昆弟之昆  
本字當作羣

讀若馮凭依几也馮馬行疾也據此知詩有馮有翼

書馮玉几

按憑俗字詩卷阿釋文云馮又作憑是也

禮喪大記君大夫馮

父母妻長子馮本字皆當作凭詩毛傳云道可馮依

以爲輔翼也書釋文云馮依几也

按今釋文禮鄭注作憑俗字

云馮謂扶持服膺與說文凭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

本作馮

或從俗作憑

不作凭

按馮河之馮本字又當作溯

忤讀若忤忤

憂也忤驚詞也據此知詩云何忤矣忤本字當作忤

詩毛傳云忤憂也與說文忤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

本作忤不作忤藝讀若摯同藝至也摯握持也據此

知尙書大命不摯詩毛傳摯而有別摯本字當作藝

書傳云擊至也詩鄭箋云擊之言至與說文擊字義

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擊不作擊

以上王  
氏所引

隤讀若

隤隤異之言一曰裸語尨犬之多毛者據此知左傳  
衣之尨服狐裘尨茸尨本字當作隤左傳杜注云尨  
裸色又云尨茸亂貌與說文隤字義合此其證也而  
今本作尨不作隤斷讀若楚斷齒傷酢也楚叢木一  
名荆也據此知後漢王允傳不欲使更楚辱文選陸  
士衡詩慷慨含辛楚楚本字皆當作斷漢書注云楚  
苦痛文選注云楚猶痛也皆與說文斷字義合此其

證也而今本作楚不作斲斲讀若猥斲有所治也猥

齧也據此知周語猥田若莪

今國語作  
墾俗體

猥本字當作

斲廣雅釋詁云猥治也

今廣雅  
亦作墾

與說文斲字義合此

其證也而今本作猥不作斲斲讀若扣斲擊也扣牽

馬也據此知列子扣石墾壤論語以杖扣其脛

今論  
語作

叩扣之變體集韻云扣亦作叩  
眾經音義引論語正作扣是也

扣本字當作斲列子

釋文論語皇疏皆云扣擊也與說文斲字義合此其

證也而今本作扣不作斲

按史記扣馬而諫扣爲本  
字周禮凡四方之賓客斲

關斲爲  
本字

受讀若詩標有梅受物落上下相付也標擊

也據此知詩標有梅標本字當作爰詩毛傳云標落

也與說文爰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標不作爰

按經傳舛莠莠二字皆爰字之譌變 丰讀若介丰艸蔡也介畫也據此

知左傳哀元年以民爲土介孟子君之視臣如草介

按今左傳孟子皆作芥介之譌變 介本字當作丰左傳杜注云介艸

也孟子趙注云介草介也與說文丰字義合此其證

也而今本作介不作丰 按芥菜也與訓艸不合爲介之譌變甚明 彘讀若

鐙彘禮器也鈺錠也 按鐙膏鐙也徐氏曰錠中置燭故謂之鐙 據此知儀

禮大羹湑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禮記執醴投之執

鐙鐙本字皆當作弄儀禮鄭注云瓦豆謂之鐙禮記

鄭注云鐙豆下跗也

按兩經注雖小異然經文皆言執其爲一器可知

與說

文弄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鐙不作弄

按詩于豆于豈

豈爲弄之譌變蓋本字也

怡讀若駮怡癡兒駮馬行仡仡也據此

知漢書息夫躬傳內實駮不曉政事輟耕錄愚駮之

人駮本字皆當作怡漢書顏注云駮愚也廣韻云駮

癡也玉篇云駮無知也與說文怡字義合此其證也

而今本作駮不作怡競讀若矜競也一曰競敬也

矜矛柄也據此知尙書汝惟不矜國語矜其伐而恥

其功論語君子矜而不爭大戴禮矜行以事君孟子

皆有所矜式矜本字皆當作競書傳云自賢曰矜國

語韋注云矜大也

按此二解與競競也義合蓋自賢自大皆有與人相競之意

論

語集解引苞注云矜矜莊也大戴盧注云矜猶慎也

孟子趙注云矜敬也

按此三解與競敬也義合

皆與說文競字義

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矜不作競

餘詳逸字識誤篇

願讀若

魁顛大頭也魁羹斗也據此知尙書殲厥渠魁史記

雷侯世家計魁梧奇偉漢書江充傳爲人魁岸魁本

字皆當作顛書傳云魁帥也

按軍中以帥爲最

史記



集解云魁梧壯大之意漢書集注云魁大也皆與說

文頤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魁不作頤藤讀若

規藤小頭藤藤也規有法度也據此知莊子庚桑規

規然若喪父母荀子非十二子規規然

今荀子作覲俗字據注作

規可證

規本字當作藤莊子釋文云規規細小貌荀子

楊注云規規小見之貌與說文藤字義合此其證也

按張表碑類架未合規作類則規類二字古人通用可見

而今本作規不作藤魁

讀若詩受福不僣僣見鬼驚詞僣行有節也據此知

論語鄉人僣呂覽仲秋紀天子乃僣僣本字當作魁

論語集解云儼驅逐疫鬼也呂覽高注云儼逐疫除

不祥也與說文魑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儼不

作魑

按周禮禮記儼作難作難

勢讀若豪勢健也豪豕鬣如筆管者

豪本作豪俗讀若蒿即俗所謂豪豬也

據此知孟子若夫豪傑之士楚

辭大招豪傑執政豪本字當作勢楚辭王注云千人

才曰豪與說文勢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豪不

作勢塙讀若毒塙保也高土也毒厚也害人之艸往

往而生據此知周易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老子亭

之毒之莊子人閒世無門無毒毒本字皆當作塙易

莊子釋文皆云毒治也與說文塙字義合此其證也

而今本作毒不作塙

按塙者累土爲臺以傳信卽呂氏春秋所謂爲高葆禱於王路

置鼓其上遠近相聞是也呂氏春秋禱當爲塙之譌塙是保衛之所故借其義爲保衛易經老莊三毒字正是此義廣雅所以有毒安也一訓觀老子毒與亭連言莊子毒與門連言則毒字本義與門亭爲同類而爲塙之段藉字無疑矣

啗讀與含同啗食也含噤也據此知法

言至孝篇子有含菽縵絮含本字當作啗法言范注

云含食也與說文啗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含

不作啗秣讀若歷秣稀疏適也歷過也據此知周禮

遂師鄭注云磨者適歷執紵者名也文選宋玉賦齮

層歷齒歷本字當作秝周禮疏云稀疏得所名爲適歷文選注云歷猶疏也與說文秝字義合此其證也

而今本作歷不作秝

按歷錄歷歷本字皆當作秝

嚙讀若厲嚙魏

高也厲旱石也據此知呂覽季冬紀征鳥厲疾恃君篇而厲人主之節也劉歆遂初賦天烈烈以厲高兮厲本字當作嚙呂覽高注廣雅釋詁皆云厲高也與說文嚙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厲不作嚙束讀若刺束木芒也刺直傷也據此知爾雅釋草策刺漢書霍光傳若有芒刺在背刺本字當作束廣雅釋詁

云刺箴也爾雅郭注云刺草刺鍼也與說文束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刺不作束塿讀若準塿射臬也準平也據此知書康誥孔疏臬爲準限之義淮南

原道高注質的射者之準執也準本字當作塿

按書傳準

的皆作質的荀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淮南說林訓質的張而弓矢集是也至塿字皆變作塿大元曹首師或導射豚其塿注塿之尹切

說文云臬射

準的也廣韻云塿射的周禮或作準與說文塿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準不作塿扶讀若伴侶之伴扶竝行也伴大貌據此知楚辭惜誦又何以爲此伴

也悲回風伴張弛之信期伴本字當作扶楚辭王注

云伴侶也俱也

按俱借也並行二人偕行也侶旅之俗字說文麗訓旅行旅行即並行也

與說文扶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伴不作扶

按詩伴與爾游矣伴爲本字禠讀若拊按拊今本說文作池錢氏禠

奪衣也拊曳也據此知淮南人閒訓秦牛缺遇盜拊

其衣被拊本字當作禠淮南高注云拊奪也與說文

禠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拊不作禠按王氏易終朝三禠

用十 廩讀若藍廩諸治玉石也藍染青艸也據此知

甬說山訓玉待藍諸而成器按今淮南子作藍說文無藍字知爲藍字

之譌也。藍本字當作厥。淮南高注云：藍，諸治玉之石音。

藍與說文厥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藍，不作厥。

凡此皆音同義異而讀若通行，莫非假借字者也。其

餘復有讀若之字，與本字音義俱通，而兩字互見於

經傳者，如奕讀若畏，僕奕稍前大也。按：稍前而不能

文云：麗奕易破也可證。僕弱也。音義俱通，而漢書劉輔傳注奕

弱也。王吉傳注奕柔也。字作奕，廣雅釋詁僕弱也。左

傳僖二年釋文僕弱也。字作僕，變讀若奕。夔柔韋也。

奕稍前大也。音義俱通，而考工記先鄭注蒼頡篇有

鞞

俗作

考工記釋文鞞柔革工字作鞞書堯典傳

奕毳細毛眾經音義五引三蒼物柔曰奕字作奕

讀若惛惛失氣言惛懼也

按人有懼心則言失氣是惛惛同義

音義俱

通而淮南汜論高注惛忌也東都賦李注引說文

失氣也後漢班彪傳注惛懼也字作惛爾雅釋詁惛

懼也漢書陳湯傳注惛恐也字作惛算讀若算數

也算長六寸計歷數者從竹從弄言常弄乃不誤也

音義俱通而儀禮燕禮大射儀無算爵鄭注算數也

字作算論語何足算也禮記哀公問然後言其喪算



集解鄭注算數也字作算蘇讀與和同蘇調也咏相  
磨也音義俱通而文選洞簫賦與謳謠乎相蘇李注  
蘇古和字國語周語言惠必及蘇韋注蘇睦也字作  
蘇周禮典同凡和樂亦如之鄭注和謂調其故器也  
詩終和且平鄭箋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字作和栻讀  
若刊栻槎識也刊剝也音義俱通按槎表斫也刪剝  
也槎識者卽漢書  
顏注所謂刊斫其木以  
爲表記也是栻刊義通而漢書地理志隨山栻木顏  
注栻古刊字漢碑蔡湛銘栻銘樹石隸辨栻卽刊字  
字作栻禮記雜記刊其柄與末鄭注刊猶削也左傳

襄二十五年井堙木刊杜注刊削也字作刊晶讀若  
皎晶顯也皎月之白也音義俱通而文選陶淵明詩  
晶晶川上平李注晶明也廣雅釋器晶白也字作晶  
詩月出皎兮毛傳皎月光也廣雅釋詁皎明也字作  
皎齧讀若戾齧彌也戾犬身曲戾也音義俱通而史  
記相如傳齧夫爲之垂涕索隱齧古戾字漢書賈誼  
傳又苦踈齧集注齧古戾字字作齧詩降此大戾鄭  
箋戾乖也荀子榮辱篇猛貪而戾楊注戾乖背也字  
作戾岩讀與巖同岩磐石也巖岸也音義俱通而書

用顧畏于民暑疏暑卽巖也字作暑詩維石巖巖傳

巖巖積石貌字作巖雁讀若鴈雁鳥也鴈賦也音義

俱通

按鴈當指家賦言故曰賦雁當指野賦言故曰鳥是雁鴈義通

而左傳襄十六

年賦鴻雁之卒章杜注大曰鴻小曰雁公羊傳莊二

十二年公如齊納聘何注凡婚禮皆用雁字作雁詩

鴻鴈于飛毛傳小曰鴈周禮春官大夫執鴈鄭注鴈

取其候時而行字作鴈鹵讀若攸鹵气行兒攸行水

也音義俱通而漢書地理志鄆水道同注迨古攸字

五行志彝倫迨敘注迨所也字作迨書嘉言罔攸伏

傳攸所也孟子攸然而逝注攸然迅走水趨深處也

字作攸

按所伐木聲蓋謂伐木人之聲非斧斤之聲也攸行水聲也適行氣聲也故三字義皆通

雀讀與爵同雀依人小鳥也爵禮器也象爵之形取

其鳴節節足足也音義俱通而周禮巾車豸褻雀飾

鄭注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詩文王疏赤雀鳳皇之

雜字作雀儀禮士冠爵弁服鄭注爵弁者其色赤而

微黑如爵頭然荀子禮論小者是燕爵楊注燕爵與

鶯雀同字作爵

按書傳觚爵之爵無作雀者

此本字讀若互見於

經傳之例也

按奕奕鬱鬱算筭和采刊鼎皎暑巖十四字卽王氏筠所謂同部異部重文

其發稟轅戾雁鴈適攸雀爵十字  
蓋所謂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者也  
復有讀若之字與

本字音同義異而兩字見於經傳皆爲假借字者如  
虔讀若矜虔虎行兒矜矛柄也皆無敬惕義而詩方  
斲是虔毛傳虔敬也魯語以告虔也韋注虔敬也論  
語君子矜而不爭集解矜矜莊也孟子皆有所矜式

趙注矜敬也虔與矜皆訓敬蓋皆兢之假借字

按古音矜

讀若勤故矜字或作  
謹而虔可讀若矜也  
馥讀若載馥設飪也載乘也皆

非語詞而石鼓文馥鹵馥北廣雅釋詁馥詞也詩載  
馳載驅毛傳載辭也馥與載皆爲語詞莫讀與蔑同

莫火不明也。蔑勞目無精也。皆無竹青蒲蒻義而書。

敷重蔑席。

按蔑今本或作篾。蓋蔑字之譌變。

鄭注蔑析竹之次青者。

說文引書作布重莫席云。莫織蒻席也。

按馬注云蔑織蒻許君說。

蓋本馬注以說假借之義。

莫與蔑訓竹青蒲蒻蓋皆篋之假借字。

按說文篋竹膚也。竹膚卽竹青。篋一聲之轉。故書借蔑爲篋。後人不知蔑爲假借字，遂變蔑作篋。眾經音義引埤蒼篋析竹皮是也。馬氏蔑訓織蒻而鄭君改訓竹之次青，正以織蒻之訓與蔑字音無可通。爾

此本字讀若皆爲假借字之例也。復有讀若之字與

本字音同義異而說文讀若之字轉爲經典本字說

文本字轉爲經典假借字者如芮讀若納芮芮艸生

貌泐水相入也據此知詩大雅芮鞠之卽芮本字當作泐毛傳云芮水厓也鄭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

曰隩與說文泐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芮不作

泐

按書攻位于洛泐左傳會于漢泐用本字

歛讀若忽歛有所吹起忽忘

也

按突如不記謂之忘故忽訓忘

據此知文選西京賦歛從背見後

漢張衡傳歛神化而蟬蛻兮歛本字當作忽文選引

薛注云歛之言忽也後漢書注云歛疾貌也與說文

忽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歛不作忽轆讀若臻

轆大車簣也臻至也據此知漢書王莽傳百轆竝轆

文選甘泉賦是時未轅夫甘泉也轅本字當作臻漢書顏注云轅卽臻字文選李注云轅與臻同至也與說文臻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轅不作臻此讀若之字轉爲經傳本字之例也復有讀若之字起於漢隸說文不收而許君以漢隸證明經傳之本字者如赴讀若跬同赴半步也跬說文所無而淮南說林故跬步不休詩小旻箋無進于跬步儀禮鄉射注與跬相應禮記祭義注頃當爲跬今本字皆作跬淮南高注云跬猶咫尺也詩釋文云舉足曰跬儀禮禮記



詩文云一舉足曰跬皆與說文文跬字義合知跬爲跬  
之正字矣揜讀若鏗尔舍瑟而作揜擣頭也鏗說文  
所無而論語鏗爾舍瑟而作楚辭鏗鐘搖簫文選東

京賦鏗華鐘今本字皆作鏗論語集解云鏗爾者投

瑟之聲也

按投瑟之聲揜然擣頭之聲亦揜然故借  
揜爲投瑟之聲若謂鏗爲投瑟本字則瑟

爲絲桐何以  
字從金也楚辭王注云鏗撞也文選薛注云鏗猶

擊也皆與說文揜字義合知揜爲鏗之正字矣

按說  
文

讀若鏗鎗之鏗讀若論語鏗尔舍瑟而作則鏗之  
正字似亦可作揜然說文云揜堅也物之堅者雖  
有鏗鎗之聲然揜與鏗形不相近則揜當爲揜之古  
字經典本字必不作揜也至揜云揜釧也則凡鏗鎗

鏗聒之本字似當作輶論語本字必不作輶也至廣雅錫聲也錫撞也輶擊也輶輶堅也錫輶皆輶字之譌變俗字之多所由來矣

執讀若莘執從上挹也莘說文所無而

左傳師從齊師于莘今本字作莘錢氏大昕云莊子駢拇篇盜跖死利於東陵釋文東陵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左傳莘杜注但言齊地今據下文華不注華泉皆在濟南府莘與華不注華泉相去不遠亦當在濟南錢氏白注云齊乘東平陵城在濟南東七十五里則爾雅之東陵阨疑卽左傳之莘也古本當從手旁後人改從阜旁耳是說與說文執字音形合知執爲莘與阨之正字矣此

以漢隸爲讀若之例也以上諸字讀若之例不同其爲經傳假借之例則一其餘讀若之字或爲經傳假借之例而攷之未詳或非經傳假借之例而僅擬其音苟能觸類引伸自然得其條理矣然討論經傳假借之字止以假借不明則經傳之真義不出非謂經傳假借之字可改從本字也若自矜一得而妄改古書又非六書假借之例矣此學者所當知也

讀若例二

說文讀若之例有二有別舉一字以定其音者如上

篇辛讀若愆人讀若集之類此常例也亦有卽舉本  
字以定其音者陳氏壽祺所謂字包數音音包數義  
故或舉經典習見之文以證之或舉方俗易曉之語  
以徵之卽字止一音一義難爲比況之詞或但就本  
義爲本音是也蓋字有數音自漢已然不自齊梁時  
分四聲起如說文疋字許君云古文以爲詩大雅字  
亦以爲足字說文谷字許君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  
一曰讀若沾一曰讀若誓說文皂字許君云讀若粒  
又讀若香此其明證也但齊梁以前無所謂四聲爾

故詳攷之傳注讀若本字有三例有讀若本字而音  
義俱異者如周禮大祝職奇拜杜子春注云奇讀如  
奇偶之奇謂此奇字不與奇異之奇同義且不與奇  
異之奇同音也司儀職旅擯鄭司農注云旅讀爲旅  
於泰山之旅謂此旅字不與師旅之旅同義且不與  
師旅之旅同音也按旅於泰山之旅漢人讀若臚故前漢書敘傳云大夫臚岱又  
如禮記樂記則易直子諒之心鄭康成注云子讀如  
不子之子謂此子字不與子孫之子同義且不與子  
孫之子同音也按不子卽尙書丕子蓋此丕子漢儒讀不慈有讀若本字

義異而音不異者如周禮太宰職以利得民康成注云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此利字雖與財利之利同音不與財利之利同義也又如中庸仁者人也康成注云人讀如相人偶之人謂此人字雖與人已之人同音不與人已之人同義也又如周禮外府職掌邦布之入康成注云布讀爲宣布之布謂此布字雖與布帛之布同音不與布帛之布同義也

按段氏謂利字有二

音此不明漢人讀若本字之例故也如

果利字有二音將人字亦有二音乎

又有讀若本字而音義俱不異者如周禮圉師職射則充椹質杜

注讀椹爲齊人言鐵椹之椹又如序官掌詁司農注云詁讀爲跛者詁跛者之詁又如陶人職庾實二般康成注云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此三字音義本皆無異特恐周禮之音義難明故借俗語公羊論語以況譬之也此類甚多此但舉其明白者由是推之說文讀若本字者亦有二例有讀若本字而音義俱同者有讀若本字音同而義不同者如宀部窳塞也讀若虞書曰窳三苗之窳大部戴大也讀若詩戴戴大猷手部擊固也讀若詩赤舄擊擊馬部馭馬行相及也讀若爾

雅小山馭大山峒此窳三苗之窳戴戴之戴擊擊之  
擊馭大山之馭其音義正與窳戴擊馭四字之本音  
本義皆同故許君舉書詩爾雅以證明四字之本音  
本義正與周禮注榘詁庚三字之讀若本字一例也  
按窳今尙書作窳說文云窳匿也與流放義不合則  
窳非本字也或謂窳本字當作槩左傳昭元年蔡蔡  
叔杜注云蔡放也釋文云上蔡字說文作槩正義云  
槩散之也槩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愚按槩雖有  
放散義然謂放散米粒與流放義尙遠惟窳字說文  
云窳塞也又云塞隔也窳之義爲隔絕正虞舜隔絕  
三苗之本情則說文窳三苗之窳其爲尙書之本字  
無疑矣段氏謂尙書本字當作窳陳氏壽祺謂窳之  
義爲閉塞皆攷之未覈也哉今毛詩作秩毛傳云秩  
秩進知也愚按說文秩積也無進知義則作秩秩本



假借字非本字且詩起起武夫傳云起起武兒憂心  
假假傳云假假憂也凡上二字皆以形容下文今說  
文云鼓大也則戴戴二字形容大猷正與起假一例  
三家詩必有訓戴戴爲大兒者戴爲詩之本字無疑  
矣擊今毛詩作几傳云几几絢兒愚按絢爲繫鳥之  
繩繫鳥宜堅固則絢兒云者正言其絢堅固也然几  
字無堅固義而說文云擊固也則擊擊爲本字而几  
几爲借字無疑矣駁今爾雅作岌郭注云岌謂高過  
愚按說文無岌字爾雅岌爲駁之譌變岷爲互之譌  
變互山卽恆山錢氏大昕謂小山駁大山爲北嶽之  
恆山山相及有絛互之象故以恆得名此說是也蓋  
恆山絛互四五百里其閒小山均與大山相連不斷  
故曰小山駁大山說文云馬行相及是也若如郭注  
云岌謂高過則駁何以從及岷何以從互乎然則駁  
爲爾雅之本字無疑凡吳氏摺郝氏  
懿行疑說文駁字誤者胥失之矣 又如示部彙數  
祭也讀若春麥爲彙之彙禿部遯動也讀若春秋傳

輔趨是部是乍行乍止也讀若春秋公羊傳曰是階而走言部該軍中約也讀若中心滿該髟部鬚髮貌讀若江南謂酢毋爲鬚黑部黠淺黃黑也讀若染繒中束緇黠手部扰深擊也讀若告言不正曰扰女部嫺謹也讀若人不孫曰不嫺此爲彙之彙輔趨之趨是階之是滿該之該爲鬚之鬚緇黠之黠曰扰之扰曰不嫺之嫺其義不與彙趨是該鬚黠扰嫺八字本義相同而其音則與此八字之本音相同故許君但舉春秋公羊傳及俗語以證明八字之本音也

彙段氏謂

當以爲彙愚按說文無彙字說文支部云斂小春也  
斂乃春麥爲彙之本字許君引俗語作彙者必當時  
方俗假彙爲斂故許君引之以明彙之本音非以明  
其本義也段氏不知許君假借之意而擅改爲彙殊  
非繼今春秋作躒躒卽繼之譌變人名無義可證許  
君引之但以明其本音可知也走今公羊傳作躒釋  
文躒本亦作走何氏詁云躒階謂超遠不服以次愚  
按躒乃躒字之譌變說文云躒時躒不前也躒字無  
超遠義其爲音近假借可知然走之義爲乍行乍止  
與超遠義亦不合今按超遠不以次謂遠急躒等也  
陳氏壽祺謂說文邁字卽學記不躒等之躒說文云  
邁協也協摺也一日拉也拉摧也摧擠也邁有摧擠  
交越之意又走丑略反邁良涉反聲音相近然則公  
羊傳走階其本字當作邁階而許君引公羊傳止以  
證明其本音非以證明其本意也審矣其餘滿該之  
該爲鬻之鬻緻黠之黠曰枕之枕曰不嫻之嫻許君  
所引皆當時方俗語不知其本字何若但玩味此五  
俗語皆與該鬻黠枕嫻五字之本義不合則許君引

此五俗語但以證明該髯黜抗嬾五字之本音而非以證明五字之本義又審矣蓋許君時此五俗語必有借用此五字而讀此五字之本音者故許君引之以明五字之本音也

惟傳注讀若本

字其音義俱異與義異而音不異二例皆以明其異於本音本義而說文讀若本字凡音義皆同與音同而義不同二例皆以明其同於本義本音此微有別然其借彼以明此則無不同也至說文讀若本字所引經典俗語義有與本字不同而音則無不同者蓋義先已訓明人可知其不同而音則別無所證全恃讀若證明故義可不同而音則斷無不同也乃段氏

注說文不悟許君用本字讀若之例轉謂說文說字之書凡云讀若例不用本字於是於趨是等字則謂讀若爲衍文於窳戩擊等字則謂窳當作窳戩當作秩擊當作几於該抗等字則又遵舊無辭紛更變亂罔所折衷而嚴氏說文校議則且謂讀若本字非例惟鄭君高誘等破字則有之愚按傳注讀若藉明音義說文讀若亦藉明音義必謂說文非例豈說文引經典俗語其意不在明音義乎至段氏謂字書之體一字而包數音數義不爲分別之詞不知說文讀若

正恐假音亂本音止以明字之本音其所以舉經典俗語本字者蓋謂經典俗語中惟類此者乃其本音而其餘則爲假音也段氏悟不及此宜乎陳王二家之非之也顧王氏筠於俗語正讀而不易本字者既云諺語在人口中許君欲人於口中之音識目中之字矣而於經典正讀而不易本字者又復疑其譌誤夫他處引經不云讀若此數字引經獨云讀若誠爲可疑然古書條例不盡畫一猶說文詩偁毛氏而亦時引三家詩是也故引經不易本字謂讀若二字可

省則可謂許書原文無讀若字未必然也王氏於引經不易本字者獨疑其讀若爲衍文毋亦太膠執乎

說文或體不可廢

字之有篆文古文猶尙書之有古今文不在一時其出有先後也字之有正體或體猶詩之有齊魯韓雖在同時乃別有師承也故鄭君周禮外府職注云古字亦多或而王氏筠則謂說文之有或體也亦謂一字殊形而已非分正俗於其閒也自大徐本所謂或作某者小徐閒謂之俗作某段氏於是概視或體爲

俗字或微言以示意或昌言以相排蓋未將或體詳攷之也愚按正體之字以或體爲偏旁者甚多如秭或作朮而術述等字從朮糠或作康而康康等字從康鼻或作弁而畚叁等字從弁籜或作欬而籜籜等字從欬淵或作淵而肅蕭等字從淵曜或作曜而禮鬲等字從鬲離或作隼而隼準等字從隼笄或作互而豈桓等字從互𠄎或作𠄎而誇跨等字從𠄎壘或作星而腥猩等字從星𠄎或作廩而廩字從廩盪或作盪而醢字從盪晨或作晨而鷓字從晨𠄎或作𠄎



而𧈧字從脈其見於說文釋例者是固然矣其餘復有鷄或作雞而雞羅等字從雞雉或作焦而譙醮等字從焦厥或作欵而闕字從欵鏗或作𧈧而斲字從𧈧裁或作灾而交字從灾巨或作桀而𧈧字從矩院字劇字擎字擎字皆爲或體而在自部刀部手部卽爲正文甚且𧈧字𧈧字𧈧字皆籀文而所從𧈧字𧈧字灾字皆或體則或體卽古籀矣若以其或體而概廢之則正文之難通者不旣多乎